

刘宾客集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劉賓客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紵評選

左傳擷華

二册 定價五角

閩縣林琴南先生選輯左氏文八十餘篇。分上下兩卷。每篇詳加按語。於左氏文章奧竅。揭發靡遺。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又(793)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劉賓客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 林紵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福州 廈門 汕頭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劉賓客集選序

賓客之文。長於諷喻。因論七篇。均有寄託。與柳州三戒同軌。唯柳州長小學。每句非烹煉不出。而又無斧鑿之痕。賓客則窮老盡氣以求奇。終落柳州之後。不惟才遜。蓋不得古書之精髓。故氣韻情采。皆非柳州之敵。惟上杜黃裳書。則吞吐處含無盡之悲。精懇處多不刊之語。較柳州之與顧十郎書。似爲得體。蘇子由稱賓客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乃不及其文。余亦謂賓客之文。正患其無曲折耳。然律之以唐人之駢儷。則賓客較勝也。癸亥正月閩縣林紓敘於煙雲樓

影元大德本王荆公詩註

乾隆初海鹽清綺齋張氏據元本翻雕四庫著錄稱爲善本
其書今極難得顧其中缺去序文年譜並卷三十卷五十各
末葉當時徧求不得引爲憾事現其後裔覓得元本所缺俱
全洵是海內孤本用石版精印與原本絲毫不爽今由敝館
發行 白紙每部十二冊實售十二元 黃紙每部十冊實
售九元均連布套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梁任公
近著

國學小叢書

陶淵明

一册 四角

唐宋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的表現出來的，陶淵明要算是第一人了。任公先生近於研誦陶集之餘，特著此書，凡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於淵明之時代背景，身世經歷以及文藝思想，解說詳晰，攷據精審。以此書與陶集並讀，當能領會無遺。

已出之國學小叢書



詩經研究	四角
楚詞新論	二角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二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三角

以上	均謝	无量	著
----	----	----	---

劉賓客集目錄

秋聲賦

山陽城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辯迹論

明贊論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謝上連州刺史表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

鑒藥

訊眈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

兼侍御史中丞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慶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

僕射史公神道碑

含輝洞述

吏隱亭述

子劉子自傳

祭柳員外文

重祭柳員外文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賓客集選

秋聲賦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士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螿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泠泠。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冷。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撼撼兮。蟲啾啾。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殫兮。足受紲。猶奮迅於秋聲。

此一篇直是唐小品賦子厚所不爲也

山陽城賦 井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隕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銛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摠。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穫。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燕其祇燄。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蹇。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論漢之興衰要言不煩。願自稱曰裔孫。乃普及桓靈。似乎失體。

傷往賦 井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悵悵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味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饋。亦在林下。我觀於途。稗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萋萋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自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圍差跌。鞶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滅好弄之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牕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閔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悅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子心。洵如行波游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

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文極哀梗到底詞勝於情

何卜賦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閒。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稟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貴。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禪。變何罰而蹇踔。蚘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於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蚩。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烏喙之毒莖。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其曹。屠龍之技。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豨。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絡首縻足兮。驥

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跋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滿懷牢騷。本欲盡情一洩。顧如氓之詩。終屬內歎。亦知無可自解。篇末歸之於道。然終不如柳州傾吐之一本於血誠。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跂而。天有寒暑。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明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澗者洋洋。天覆地生。蕪兮無傷。彼族而居。嚮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夢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終是憤懣之詞且含希冀之想萬不能與屈原同調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於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聘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瞭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迷。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鳳兮葳蕤。旗升龍兮螭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葱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躡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亶。神光屬天而照耀。睨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亦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後翠華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

葉香餘。執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嘯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在山東。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

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此作有望闕之思與子厚夢歸賦同一用意然子厚以吞言咽理之能寓之於騷夢得文心無子厚之曲且聲響亦遜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崇。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

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於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能。失才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語甚沈實。不似老泉以馳騁爲能。

明贊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

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喙。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夢得識禮意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靈震於

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疆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窳堅。液礪礪銛。義制疆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疆。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

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擊擊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施。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施。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云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通篇是人定勝天之旨說得極純正。其實有不盡然者。但云治亂亦似隱隱有數存乎其間。宜治而亂。宜亂而復治。此豈人能操之耶。所云天不預人之治亂。理似未圓。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彊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於華榱。飽於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彊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

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勝乎天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汧洄。不能峭爲鬼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陆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溜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挾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

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猩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辯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噫爲雨露。噫爲雷風。乘

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終能自圓其說

上杜司徒書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於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爲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佗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疑。徇公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罟獲隨足。佞然無知。事去癡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恆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恆人。以其仗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

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爲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閒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人之鑒。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爲慙。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誼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咎爲弭謗之具。以吞聲爲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初聞子之橫爲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爲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譴。則爲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聞彘子之介於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爲不懈於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敷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維疎目。可封之代。乃爲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踏者思起。必諄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宜諄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絕爲智。以甘心受誣爲賢。噤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焉。而爲上卿。鄒陽囚焉。而爲上客。二子者。豈默以

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辯。則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辭。敢聞左右。投所閱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缺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閒。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况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寃。以器聲。動懼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辯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譖行愛施。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泰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已。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麝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他。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己。必恆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待坐。率性所履。

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於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於言說矣。嘗踏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短激以買直矣。嘗詰譎以取容矣。嘗漏言於諮諏矣。嘗敗務於簿書矣。有一於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尙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頓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况禮道貴終。人情尙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羣疑。使惛惛微志。無已矣之歎。覬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嚮。謝恩有所。復以塵纓。鰲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示終不可睽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召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拳拮。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閒。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閱其至。

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齋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可行。無道途之勤。獨僕賃之費。重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公。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塾。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此爲上杜黃裳書。黃裳死後始贈司徒。意從其死後而稱之耳。文不激不隨。近情近理。中間尤多見道之言。想久居謫所積而有所悟耳。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乃念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時態衆尙。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蕲端較是非。取關於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洗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藉其勢而後驥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僭。誠黷禮也。繫游藩之久。覬尙舊而霽嚴。禹錫惶悚再拜。

似韓愈求薦口吻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繞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浹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鐘而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

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抔也。故揚摧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徒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銛筦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施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爾。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究奪耳。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嘗亂也。然則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以守舊弊爲奉法。是心清於振闈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猶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修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防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蝕。知革故之有

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爲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爾。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潁江之郡。饒爲大。履番禺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有畝鐘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鬪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檣苦。金豐鏹銑。齊民往往投鐵鑊。而卽鎗鑄。損絲枲。而工罽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賂論。其刑甚渥。於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卽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剗劇於計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司馬。更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僚之善否。盡嘗問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翫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獸符而駕賓車。然後貢其警言。重曉左右爾。

論吏治有見到語

答容州竇中丞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螭螭相喧。不啻於穀弓射空者矣。孰爲其的哉。異日見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旣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南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恆燠。冬無嚴氣。其在齋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禘。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顛顛乎。禹錫再拜。

語極簡貴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

概焉。以爲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摺拾。慮恒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宜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輪榮。言祓禳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剝之良。暴炙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纖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童兒時。夙具襦袴。保母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咄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己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貶之。喜信踰拱壁。有以賞音適道爾。常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

之手。至於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爲非急。昌言曰。餽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乘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不能傷。雖此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悵悵。不宜。禹錫再拜。

敘醫理及製藥之法該簡而確切。至云委命於庸人之手。幾於十中八九。文簡括可味。

謝上連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節連州刺史。恭承睿旨。跪奉詔書。皇恩重於丘山。聖澤深於雨露。抃舞失次。神魂再揚。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出身入仕。並不因人。德宗臨御之時。臣忝御史。陛下龍飛之日。臣忝郎官。恭守章程。勤修職業。權臣奏用。蓋聞虛名。實非曲求。可以覆視。跡卑易枉。無路自明。亦緣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衆。競生口語。廣肆加誣。伏賴陛下至仁。特從寬典。舉以緣坐。貶佐遐藩。屢變星霜。頻經恩赦。犬馬懷戀。寢興匪寧。唯讀佛經。願延聖壽。昨蒙詔命。追赴上都。隨列授官。俾居遠郡。在臣之分。榮幸已多。伏荷陛下孝理弘深。皇明燭照。哀臣老母羸疾。憫臣一身零丁。特降洪恩。得移善部。光榮廣被。母子再生。凡在人臣。皆感聖德。凡爲人子。皆荷聖

慈。豈惟賤臣。獨受恩造。不覺喜極。至於涕零。昔殷王俯念於前禽。且聞解網。漢帝有哀於少女。爰命罷刑。方之聖朝。不足多尙。感召和氣。慰安羣生。非臣隕越。所能上報。伏以南方厲疾。多在夏中。臣自發柳州。便染瘴瘡。扶策在道。不敢停留。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謹宣聖旨。以示遠人。恭述詔條所期。富庶無任。

情深語摯猶嫌微露鋒穎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綱緼積於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訃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旣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旣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升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尙書主客

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讜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隱。遂出爲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殷然有直聲。及册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尙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戶曹掾琢。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之。肇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歌詩。贈餞。金石。勳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臺庭。亟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文極典重。中間有云龍鱗收怒。天日回照。仍近六朝語。此韓柳集中所不曾爲者。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

俸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章公執誼。河東裴公垆。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章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夔之八代孫。江陵節度使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探歷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於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尙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册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卽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議。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

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羣議閔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償。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負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獻。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

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慙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費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於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云。

敘韋氏相業以矜莊出之文中。自今上繼明策勳第一。以下語極宏麗。唐初文人不能及也。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霏煙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瑯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尙書爲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日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缺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

問名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柏梁陪讌。嘉猷高韻。冠於一時。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卽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內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道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溼。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尙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急。自上下化。

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尙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尙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尙書徵。續換太常卿。眞拜尙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卽日還宮。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事傳古義爲對。其詞謙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旣非素尙。伋伋牢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感冊。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泉之夕。有大星殞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若曰。旣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燄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臺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謨爲對。卽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銜者。因挾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卽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旣免喪。嗣子左補闕。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

長子太子左諭德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尙存。言之嗚咽長號。予亦爲之大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聘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賞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靈。導賦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册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册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他各以類聚著於篇。

夢得每爲鉅公作序。疊兼敍官闕。如行狀體。若韓歐之文。則斷不爲此。唯文筆華續處。均才人之極筆。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人。其色激灑於顏閒。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賦。有生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

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蕙蒲。與百果齊。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尙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俊賢交。重氣概。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王霸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肝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譎。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

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回注鷓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呂溫與公同貶。今序其文。不敢發牢騷語。防物議也。然其文體方重。殊不易爲。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大政廕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尙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俊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

第一通之末云。

劉柳之交於祭文中見之故不再叙其交情至子厚文之佳處昌黎能道賓客不能道也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異。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於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傑。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礪羣形。糾紛舛錯。逐意竒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遊者。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歎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爲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情懷。播爲吟詠。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

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尙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灑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於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賓客論詩精於論文。以賓客之詩勝於文也。起數語字字如鑛鐵鑄成。不能易也。

澈上人文集

釋子工爲詩尙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尙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遊。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侷。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長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畫公爲侶。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

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畫公。能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闕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文甚溱泊可喜

鑒藥

劉子間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疾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跛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灰之囊囊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九可兼方寸。以授余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匿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設能輕。

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閔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齎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効。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咤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此夢得悔過之詞也。果知止足之義。何至黨於僉壬。乃急於仕進。卽再餌半旬之藥。然已濱於殆矣。凡人於受創之後。往往有悟徹之言。

訊毗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斑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公暢。穀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亡歟。瘳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遊也。自巨盜間。鬻而武臣顯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

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婁其賦民弗堪命是軼於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淨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常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至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子視卒而芥視民則藩鎮秉權以將校理州郡方今河南陝西皆然民幾不堪命可見藩鎮之禍必至於此。其云驚其理而婁其賦則慘刑謬賦不可理喻彼目不識丁之武人驚耳婁耳但知貪黷他何有焉此文惜不令天下督軍讀之。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於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穀棘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

南至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轉不債。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簞。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颯然而哈曰。我之沾。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嚙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吳。屬鏖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牛不可用而膚尙碩。此儻父之所居奇也。本無可議。亦不足讖。然借題發揮。則子胥李斯。白起韓信。皆跛牛耳。刻意爲文。以文道俗。深入腠理。讀之。使童子發無數聰明。

傲舟

劉子浮於汴。涉淮而東。亦旣釋紼。纜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隘。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柶以窒之。灰以瑾之。甗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籟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過止。兢兢

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橋引權。次於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高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寐。隰潛澗渙。然陰瀆。至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於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曩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宜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於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夢得之從叔文非無虞偃息之時耶。及與大司馬同貶。則樓傾軸墊之禍至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宜夢得之有是語也。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紜邇之於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於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佗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睜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悅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憑。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綯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脈不償者。

履巨石而濟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於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駢。餽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匱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文甚宏麗然亦尋常不過言文教失宜武臣用奇耳然造句甚奇

說驥

伯氏佐戎於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粃。飲之汚池。廢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沾於肆。肆之馭。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周體怡然。視

听然笑。既而扑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觀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於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悅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裘也。聞言竦焉。遂傲其僕。獨其阜。筐其惡。屨其搜。權以美薦。秣以薶粒。起之居之。澡之。摺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爾。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撻策。不知其籟雲耳。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穀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於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此文與昌黎馬說相發明同是一意夢得言遇昌黎言不遇耳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於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與。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攝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旣微。而怠其說。倦眠於衾。而興焉。

倦隱於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如覆
瀉於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杯圈。侍予於前矣。予訝而曰。
曩吾與若也。病倍呻也。諱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
答云。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泊疾之
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自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
荒主庖。則味乖。顓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
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稷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達哉劉子之言。吾於壬戌六月病癘。不能前後。洩情西人以筦通之。通後怡如。而仍不能洩。
余視筦之通也。如余自洩焉。兀然而無知。瞑而待死。既睡。即酣。不知疾之在吾躬也。既得善
藥而愈。余仍兀然如未嘗病。今得夢得之言。余自信同此僕也。

弔馬文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譽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善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
稱者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螻略其形。蕭蕭其鳴。長

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阜衣於朝。朝之人多三四其牡以迭馭。予無兼焉。水轍之淋灘。淖途之汪洋。結爲确犖。融爲坳堂。前有僨軻。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瘞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予之獲譴於闕下。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嶽巖。虎咆空林。鬩鬪荒墟。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鎖韁。飲訖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櫪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踈蹠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隕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弔之曰。生於磧礪。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開北風。猶舉首。金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此文亦似發源於騷。微帶有選意。且不脫詩人口吻。備極牢騷。然其聲終靡而不能亢也。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爲下。缺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於盤盂。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痼。智不能明。人或懼兵。道塗蒞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懼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爲詐媒。默爲德基。玉檀不敗焉。能瑕疵。孽麤深居。孰謂可嗤。戒哉。我口之啟。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闔。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淵乎知道之言。尋常語以文采澤之色香俱備。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於扶疏。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主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斲輪。因人規矩。朝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賦質堅。然後如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聲。然後青黃之鳥獸。

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冪以養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皤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龔。斷親賢爲青黃。陸僚友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冪。慎微以爲積。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顛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天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刑。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夢得之才亦一彝器也。黨附叔文。傷豈毫髮亦皤然一破甑矣。箴人明自知關千古才人往。往如是。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之器。實於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旣揖讓卽次。有博齒二。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朞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

如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恆。分曹逾迫。自朝至於日中。稷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訖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子術之不工。是朽幣者不予畀也。請刷恥於弈碁。主人云。從命。命燭以續。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於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碁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枰碁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造句之奇。千力萬氣。終嫌奧澀。結數語。固是名言。若柳子厚之敝飲。亦曲意描摹物狀。乃無是艱瑣。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三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遠。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峙如在闔之制。其列題區勝。揭價

名物。參外夷之貨焉。馬牛有緯。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形及質焉。在筐筥者。黑白巨細焉。業於饜者。列饜饅。陳餅餌。而苾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收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估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僮俾。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鬻譁。盆煙埃。奮羶腥。疊巾履。囁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爲守。犬鳥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篇云。

寫僮態俗狀固是極筆然病在雕鏤過甚稍欠自然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可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中道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溼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煖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閤門豐屋爲美。簡衣裳。必以文章適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

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爲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適爾而笑。或警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弈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艷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尙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尙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爾。子寧以尙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尙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后尙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尙。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贖於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不紊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墮墜而已乎。

夢得之文務剗刻然收束處往往有適中語且時時見道固自不凡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爾。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於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恆磨墨於楯鼻上。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旬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誌葬。或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爾。前年蒙恩澤。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於庭。得以書四十通。適爾自哂曰。道不益。烏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藥楮耳。他日子墉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滿懷抑鬱無可發展。借此賣弄家私。然語尙和緩。不流於急切。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

子曰。威允。字信臣。次曰同廩。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悅。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語頗見道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而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於三雍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弦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能振舉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鰥生今有一見。使太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禮云。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斯禮止於辟雍。頻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

以碩儒爲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尙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嚮學。與儒臣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令定。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而已。於尙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暇脩牖。脯棗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鉛黃。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旣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讎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他郡

國。皆立程督。投絨懷璽。械櫜菁莪。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於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熟於掌故言之成理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牕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至於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攬撫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鈇。三五九九之伎。顓之而已。

簡而順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谿。鬪決於沅。突舊防。毀民家。躋高望之。溟滓葩華。山腹爲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崩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汎浮者。碩磕之。重而高大者。前卻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栴然。有僧愀然焉。誓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紵。杙於崇丘。水當洄洑。人易真力。凝臚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擊獸如鴟夷而前攫。持流枿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鄉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者。在彼之末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也。吾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爲。彼形之乾。槩髻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

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也。非吾自貽患爲爾。且將貽患於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寫大水漂物狀。余南人所居。窪下山水暴發。蓋每歲一兩見其狀。適如文中所言。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遊其門皆天下俊傑。著書行於世。旣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卽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尙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遊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遊。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遊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

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茫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邪。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榷相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尙書戶部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尙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饒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樸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爲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饒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尙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罷羸。讐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

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稅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於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齠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揚。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礪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卽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賁。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冰後大。蘭芽茁然。秀出叢蒼。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於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正。守於三川。頑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爲。

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柝弗施。公臥於齋。邦民悽悽。公衣陸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鬢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茲。旣固且安。松楸颯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造句凝重措詞典麗似從漢書得來言外頗含道氣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尙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兌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猝。率無寧歲。耳悅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旣從。乃卜新宮。灑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堅載塗。默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廡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都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饗豆。青黃規矩。

之器。乘周禮也。犧牲贊幣。薦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重檐。斂器於庑楹。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禦備。捨己俸爲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靡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惊。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之。刑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輿已還。其鬪癩癩。亦有儒宮。軋於兵閒。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邴邴胄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絃。載揚淑聲。風於閭閻。泱於郊垌。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黻。民悅其教。

鑄於圭石。以志新廟。

敘事之嚴重簡古不減昌黎。惜敘儀多而論道寡。亦屬微病。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侍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分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烏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審。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俊材。刺三郡。金、密、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丞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於毫之譙。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必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

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侍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至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籬幃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旣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尙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鐫碑石來乞詞。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尙書爲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閒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河汾齋淪。鼎氣歛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誥誥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爲偕。欻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糧。泝於黃河。路出戎疆。慕乃勇士。

卓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蟄。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於寢。玄頽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源。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敘事簡貴饒有史才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浹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顯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瀆。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

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癩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椽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白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鑿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額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歛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恠。第末周知情僞耳。卽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僚。躬勞徠之。悉徒謹呼。奮襁褓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獘姦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

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尙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於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於石。文曰。

噫。涇水之透迤。旣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鋼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纓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開天。積憤刷兮沈痼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此所謂曲防耳。入手由涇水之能沃關中。統上下游而言也。六十年中爲豪右所遏他邑爲枯公旣爭而得矣。乃復以高祖故墅不宜畚鍤以壘上心。公至以頸血汚丞相車茵則爲民

之心至矣。文莊雅而詳盡，自是極筆。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於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於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於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於薛下。故以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蘭。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尙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卽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卽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僚。以自大。遂嘿表公爲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於巴梁。公徒行閒道。以歸王所。

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樞筭之務。有頃。持愍册。宣恩於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擊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時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旣清。以餘力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卽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女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廉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昊。舉進士。最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

掌訓詞。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割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鑿。移於大冶。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旣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仁麟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俊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爲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轡軒。旣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巍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鳴祥煙。鼻噪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烏玄袞。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冑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用筆端凝諳金石之體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

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

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於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卽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於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三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迹於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尙書授鉞。統魏兵。問罪於北疆。且報家禍。布旣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駟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閒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士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

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虜陰爲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於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己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於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於路。仰天長號。因葬於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耐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興疾卽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於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於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遭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幃革之。

儀。薨於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尙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於洛都。夫人琅邪王氏。耐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養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於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於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鷄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輅。葬於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縵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邛之趾。昭尊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於萬祀。

新唐書史憲誠傳列入藩鎮而孝章傳後牛元翼不與憲誠同傳也唐書言孝章見憲誠數

奸命內外之承間諫且涕下其語與誌少異或誌詳而史略也所謂侍中以帳下生變聞者即清河之役魏衆謂憲誠賣己夜攻殺之帝念史氏禍奪情而起孝章自邠寧以病乞還卒於行誌敘孝章事較史爲詳情文相生是唐文正軌

含輝洞述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尙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溢。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於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迴廊。曲房藻繡。雕形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於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上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哇不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者。九嶷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恆汲汲然。卒使茲境貴於異日。豈地愛其實。有時而登邪。顧謂奇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

焉。以書於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略。先是斯境。翳於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闕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翫奇。茂野憩林。而民悅之。旣悅其至。益知其嗜。捫徑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絕。聿來告公。駕言從之。谷岸溟濛。有石如門。又如垣墉。樛蔓交木。似編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迴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緇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撫側徑。夤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昏。奧者如室。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於心。隨指如化。開山翦木。後以私屬。結構暨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適。形神不羈。元氣顯然。觀吾朵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跡。永永在斯。

爲山水述乃作頌體權奇處似柳州冲淡處似司空表聖詩品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入自外間。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悅非人寰。前有四樹。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霓。輕泳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殊貫。激明峭絕。灑靡葱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鼈。負山而抃。

權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予維左遷。其間相距。五十餘年。封境服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無非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風物。城池爲伍。卻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堅焉終毀。流焉終竭。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此直是四言紀遊之詩。所以不及子厚之逋峭。古肅正坐。選氣太重耳。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田。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鎰。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埭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渺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

人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門。曠得以請告。奉溫清。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洛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某。得通籍待詔。因閒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惟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與余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旣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余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郎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歷夔

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天不賤。天之棋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自斂生平頗不塗飾自是夢得真處

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爾。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痛。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輔。從耐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

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彫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萬里。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子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尙饗。深哀極慟。備見交情。然夢得之文。不如昌黎之有關係也。

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於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爾。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

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在側。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賻。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讜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每一念至。忽忽猶疑。與安知世上。真有一事。是從肝膈中吐出。非有意作奇語也。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摺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葑。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閒。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江之璫。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訊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邇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早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

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翼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雖不及自祭之哀。然措語亦酸質。

新唐書劉禹錫傳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鞏劾禹錫挾邪亂政。鞏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僮儂。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廡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費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頓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閣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尙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速。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它如立社。玄

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乘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

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